

### 刘索拉：我从非理性回到了理性

原创 2017-10-30 东蓝文化 东蓝编蓝



刘索拉(左)、老五(中)与孙孟晋

**嘉宾:** 刘索拉 (音乐家、作家)  
**老五** (音乐人)  
**嘉宾主持:** 孙孟晋 (音乐评论家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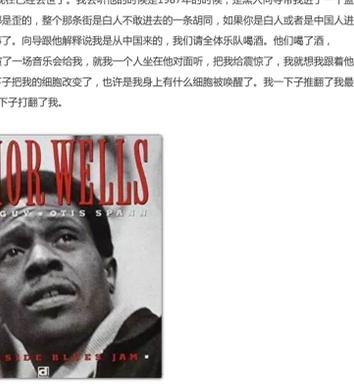
**孙孟晋:** 本月31日,刘索拉与朋友们在上海保利剧院演出“中国击打”音乐会,我觉得演出特别有意思,因为我看录像,两个小时的高潮不断,你可以跟大家先说一下演出的初衷。



**刘索拉:** 其实我做音乐特别看重直觉,可能跟我的音乐经历有关系,我就是希望一下子就把观众带进一种有震撼的感觉,一下子你能进入一种你的生理直觉,我是非得强迫你思想,或者强迫你接受我的思想。我只不过把你带到一种非理性生理的直觉里去,让你一下子就感觉到你身上有一种细胞突然被唤醒或者打开了,然后你自己随着你细腻的演奏,你自己去编你的故事,你自己去想。我觉得音乐就是对人的这种生理的转变。

**孙孟晋:** 如果说刘索拉,大家老是停留在八十年代你写的《你别无选择》,对你的音乐也不是很了解,大家最多也就是知道《蓝调在东方》,如果去你的网站上查一下,你原来出了这么多专辑,有《中国拼贴》、有《墙》等等。

**刘索拉:** 也有很多是放在专辑里面的。



刘索拉专辑

**孙孟晋:** 关于你的音乐,有各种说法,有实验,有前卫,还有人说你是在叫嚣。但是这样的音乐在国外其实是很正常的,也不是绝对的主流跟另类的界限,它的核心在于人声来说,在国内大多数人眼里,什么是人声,什么是歌手,还不大懂。

**刘索拉:** 人声更加偏重于用人声来表现比歌曲更广泛的音乐艺术范围,不仅仅局限于歌曲,而是开发人声本身最大的可能性,通过种种的人声来表现各种各样的生态状态。

**孙孟晋:** 我想问问关于人声,在你的音乐王国里怎么看待这个人声?

**刘索拉:** 人声艺术在上个世纪就达到高峰,我们大家都知道Meredith Monk,她是人声艺术的老前辈了,她可以算最早开始在纽约做人声艺术探索的人。我曾去过她的音乐会。

**孙孟晋:** 她经常在艺术馆、博物馆空间表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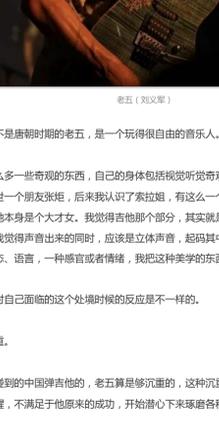
**刘索拉:** 对,她也在音乐厅里表演,而且是清唱。她做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实验,还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就是Diamonda Galas,我特别喜欢她的极噪。还有一个人是Nina Hagen,本来是东德音乐学院学声乐的,大戏院女高音,但她为了改变声音美学的本质,完全用哑嗓子唱,一首首歌从头到尾这么唱过来,是非常难的。所以是人声本身就是一种艺术,你去做美国学习蓝调,蓝调也是一种人声艺术,它其实跟陕北的酸曲,也像河南梆子,跟中国的戏曲艺术都是相像的。人声不是像我们想象的这么局限性,它的局限性是后来文工团给局限的。其实以前中国的人声是没有局限的,它本身就像乐器一样,随性表现,你看弹古琴的人就是边弹边唱嘛,所以人声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思维表达方式,而这个表达方式你越不做作,就越清楚你是谁,它的好处就在于你完全不是不能做调的。我记得在录专辑《中国拼贴》的时候,我一上来嗓子就破了,录音师Bill Laswell马上说,这是最宝贵的一声,在中国的话,肯定是要让你重唱的,他说赶快保存下来,他要的就是真实性。



刘索拉

**孙孟晋:** 大家都知道你是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高材生毕业的,你后来去美国,美国的音乐是这么多元的,文化是这么多元的,或者生命的表达方式是怎么多元的,你刚到美国的时候,有没有不适应呢?

**刘索拉:** 美国适应。本来我跟周围的朋友说,我绝对不回国。后来因为我有一个偶然的机会,就是美国的新闻总署请我去做访问学者,我才第一次去的美国。因为那个访问计划是很高规格的,他们就拿我手里有什么,我越假正经越拿你开心,最后全都是流弊话了,他们后来发现他们真的特别好,可能真的会出事,所以我这个“学院派”的人毛病来了,你说不行我就停下来。他们说我们请全体认喝酒。他们喝了酒,Junior Wells走到台上,直接坐在台上(那个台很矮),他演了一场音乐会给我,就我一个人坐在对面听,把他给震惊了,我想我想跟着他走舞了,这音乐太牛了,我当时就是这个感觉。这种震惊一下子把我的细胞改变了,也许是我身上有什么细胞被唤醒了。我一下子推翻了我最初的想法——本来我去美国是想听美国的摇滚乐,而布鲁斯一下子打翻了我。



Junior Wells

**孙孟晋:** 后来我还听说你去了孟菲斯专门去学布鲁斯,你深入了密西西比河的布鲁斯故乡,我很好奇到那个地方学音乐,音乐环境是如何感染到你的?

**刘索拉:** 对,一定要体验它的环境,我刚开始也不行,就是体验不了,因为我那时太老实了,我以为就像采风一样面对蓝调,但那个环境,时时刻刻都是被“性骚扰”的感觉,但是你不能把他理解成骚扰,你要觉得人家是性骚扰你就受不了,你就得拿这个消息当笑话,不能一下睡着说人家流氓混蛋,那你完了,没人理你了。你必须得接受这个,就像笑话一样。因为他们天天就是拿这种笑话当饭吃,早晨一醒就开始说跟你有关系的实话,一直到晚。

**孙孟晋:** 这个在布鲁斯歌曲里面也是常常唱的。

**刘索拉:** 对,因为你没这个东西,这个音乐就没法玩了。这也是人家的热情,人家的生活方式,刚开始开始的他们就拿我开开心心了,因为我那个假正经的劲儿,中国孩子嘛当年是很高冷的。他们就拿我开心,我越假正经越拿你开心,最后全都是流弊话了,他们后来发现他们真的特别好,其实他们是特别真诚的的人。最后,他们教会了我一个特别重要的招,就是在唱的时候——我说不行你得让我想想。想个屁啊,恨不得一脚踏脚你后腰,把你的感觉给蹦出来,你给我唱出来,根本别想,别犹豫。这后来也是我训练我们乐队的方法。

**孙孟晋:** “蓝调在东方”,我能理解,“东方人在蓝调”,我不大理解,你怎么唱这些歌呢?

**刘索拉:** 其实你不是要真的唱他们的东西,因为你一开始别想唱他们你只能模仿,你不是真正唱的,你要学的就是这个劲,他们教会的是让你模仿,他绝对不让我跟着他走,他要求的是你自信,他想教你的是你什么自由,这是黑人他们本质上给人的启发。



Ornette Coleman

**孙孟晋:** 我想问一个爵士音乐家,前几年刚去世,自由爵士的创始人Ornette Coleman。你有机会去跟他学,可能很多喜欢爵士的人都会很羡慕你。跟我们大家回忆一下当时他教你什么,带给你什么最好的?

**刘索拉:** 我认识他,也是我在美国的代理人介绍的,因为我唱片《蓝调在东方》那张合同后,挑选的音乐家都是顶级顶尖的音乐家。Ornette Coleman说他做这个项目他就特别兴奋,代理人就把我带到Ornette Coleman家去了,我和他一开始见面就开始了即兴,他吹萨克斯,我唱, Bill Laswell 弹贝斯。我现在手里有录音,现在听录音还挺不好意思的,因为当时我们三人一起,已经有了一段很好的开始,但不知为什么我叫停止,这是我这个“学院派”人的毛病来了,你说不行我就停下来。他们就问我开始得这么好,你为什么让我们停下来?我说,我需要一个结构,他俩都笑了。Ornette 的人毛病来了,向我宣誓着自然就会有结构出来的。我只好硬着头皮往下来。果然,渐渐的,就感觉我开始放松了,更多的音乐想法就出来了。自由爵士是非常有意思的,比如,Ornette Coleman要求每个声部都是独立存在的,而不是应和的关系。

**孙孟晋:** 其实是人与人的碰撞。

**刘索拉:** 就像我说北京话你一定要说上海话,你不能跟着我说普通话,而且咱俩同时说。

**孙孟晋:** 而且在各自音乐走的时候互相又会靠近。

**刘索拉:** 对,说这不是一回事,但说着说着就会发现他俩怎么说像说是一回事?其实不是,但是你听着听着两个声音在耳朵里就和谐了。但如果咱俩都说得不好听,那么么听都不好。所以自由爵士特别有演奏人的魅力,而演奏人的魅力,是很困难的。



1972年的刘索拉

**孙孟晋:** 你说过一句话特别有意思,你说文学可能会影响一个人的某一段时间,布鲁斯或者其他的音乐能够影响一辈子,你说这个是本能的、原始的,而且不是来自于你的身体层面的。像这次“中国击打”也是一样,直接进入高潮,高潮以后又是高潮,你怎么可以一直高潮呢?说到本能,这个在中国还是比较奢侈的表达。

**刘索拉:** 其实说到这个也挺好玩的,可以探索。你知道我是陕北人,回到陕北就觉得这种总处于高潮的音乐并不新鲜。你听陕北酸曲就是这样的,不变的什么东西,然后把它留住,把它形成一个小小的细胞体系留在自己的小记忆里面,什么时候用的时候,把它激活,然后表现它。说心里话,吉他这个东西,到了中国几十年了,我看现在大部分孩子,还是在玩电吉他。很多吉他手感觉不到这一点,但是过了个音乐成长期,就过去了,不出来就出不来了,结果就怨天尤人,都是抱怨这个抱怨那个,就是这样。

**孙孟晋:** 上海高潮也很长的,那为什么会叫魔都呢。最近我看过你的《女贞汤》,我发现这部小说跟你在音乐其实还是有很多关联的。

**刘索拉:** 可能因为我搞音乐吧,可能避不开,里头用了很多媒体的形式。比如说戏曲,现代戏,干戏文戏都上来了。它是模仿拼贴,因为假象是拼贴,但是其实这都是真的,没有发生过文本,只是想象出来,假象是在做一个拼贴。

**孙孟晋:** 其实从文字感觉看,《女贞汤》跟你以前的文字不一样。

**刘索拉:** 我确实看了很多古书,为写《女贞汤》的时候,我也定跟以前不一样,因为我我觉得我以前写东西太像学生作品了。所以我发誓写一部不一样的,都是这样的。而且因为写很长的历史故事,又是跟我没关系的,所以我要是不多挖点不同的语言附庸来,恐怕不行。要不然老听我自己说话的频率听着挺烦的,我自己都会腻。



《女贞汤》

**孙孟晋:** 能够反映出你现在的一种状态,包括我读到里面女人嘛,其实这个如果放到西方的学术界解释,你就是个女性主义者或者女权主义者,你把男人都给灭了。

**刘索拉:** 我其实是在用当代人角度调侃男权社会。

**孙孟晋:** 这个特别有意思,我觉得里面有很多机器的东西,而且有些毒,你能解释为什么毒吗?

**刘索拉:** 我嘴没门儿的,这个真没办法。我老想当好人不了,一张嘴就毒。

**孙孟晋:** 特别有意思,就是把你看到的一些现实里面的东西转写去了去表达。

**刘索拉:** 因为现实里面总会发生很多特别可笑的事,我们老看今天眼前的事有时候会想不开,但是你放在历史上看,其实一样的事老在发生,你就想开了,然后你觉得挺好。其实早以前的所有的事情都在以前发生过。



老五(刘义军)

**孙孟晋:** 下面把时间留给老五,已经不是唐朝时期的老五,是一个身体很自由的音乐人。

**老五:** 觉得走了这么多年,经历了这么多一些荒唐的东西,自己的身体被视觉听觉奇观的东西,我觉得还是挺庞大的体系。七年前我离开唐朝乐队,原因是因为我们乐队早期去世一个朋友张炬,后来我认识了索拉姐,有这么一个平台提供一些原始的一些自由的,如果我觉得好的话,演奏家就是掌握了音乐秘密的人,他们掌握的秘密我们不会知道,所以我不敢轻易给老五写音符,我能给他写一些无统的音符,因为我给他写的永远不会比他自己演奏出来的要好,因为他掌握的技术只有他自己知道,这就是演奏家的秘密。我们说为什么李斯特的音乐、肖邦的音乐、莫扎特的音乐,贝多芬的音乐都有他们独特的特点,因为他们自己就是演奏家,所以每一个演奏家都是可能是一个非常棒的作曲家,而作曲本身早就打破了人们所谓学到的所有的古典曲式。很多现代音乐,新音乐,都是由一个小动机自然铺开。就像艺术一样,点一个点儿,这个点可以越画越大或者由一个点组成庞大的画面。

**老五:** 我就是有生命的呼吸这种。我觉得即兴的部分,其实就到神经末梢的最末梢,就是最敏感的地方,其实接近动物的那个状态。我们之间都不用着,因为声波是最快的。



中国击打现场

**老五:** 音乐艺术,挺尴尬的,就是给特殊艺术细胞人群来制造,只不过我有点小小的先决条件,就是我能提取新的,因为社会变化那么快,它不变的是什么东西,然后把它留住,把它形成一个小小的细胞体系留在自己的小记忆里面,什么时候用的时候,把它激活,然后表现它。说心里话,吉他这个东西,到了中国几十年了,我看现在大部分孩子,还是在玩电吉他。很多吉他手感觉不到这一点,但是过了个音乐成长期,就过去了,不出来就出不来了,结果就怨天尤人,都是抱怨这个抱怨那个,就是这样。

**孙孟晋:** 这些年,你(老五)的老本行——摇滚乐,包括民谣,特别好的音乐人很少出现。

**刘索拉:** 我觉得这个也不能怪音乐家。因为摇滚乐的结构本身不是音乐,主要是靠歌词。如果词特别好,大家马上就会接受这个信号。我们如果不鼓励摇滚音乐家写歌词的话,摇滚乐就没法往下走。准确说,摇滚乐本身是有固定音乐结构的。

**孙孟晋:** 你现在的音乐更理性,之前比较感性的部分比较多,怎么理解这个问题?

**刘索拉:** 对我个人的经验,我必须经过一个非理性的阶段,就是把我的本质都调动出来。我觉得音乐学院学的受益匪浅那是肯定的,可是同时因为我学完以后,我的个性和我学的东西拧在那儿了,所以我就得给我自己回来,让自己放松。所以我需要学会自由地表达,然后,再回来理性地写音乐。



老五(刘义军)

**孙孟晋:** 你也会写一些古典音乐?

**刘索拉:** 我也写管弦乐队的作品,得开始回到老本行了。其实我创作时候是很冷静的。你听到的我很多所谓很狂的音乐,从1997年开始我的音乐都是用一种自己的写谱方法写的,但这乐谱是非常理性结构好的,我们再来也不会疯到那去。这个是我通过Ornette Coleman学自由爵士的经验,因为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自然自由爵士非常杰出的人。我在纽约听到的自由爵士太多的,天天都有自由爵士乐家找我合作。我们乐队的现在就是双轨,一方面就是写谱,一方面就是即兴,所以我们就有控制,又有自由发挥,然后再再控制。特别的是你才能给观众一个享受。

**老五:** 我就是有生命的呼吸这种。我觉得即兴的部分,其实就到神经末梢的最末梢,就是最敏感的地方,其实接近动物的那个状态。我们之间都不用着,因为声波是最快的。



中国击打现场

**老五:** 我特别喜欢精东的东西,快速的,细胞里面最具吸引力的,包括能量都是从它那里提炼出来的。比如爆发的时间。你看我们打雷,那个闪电,我们眼睛看到的时候已经晚了,它有速度的,就是速度的原点在那,我的音乐能捕捉到这个细胞,这个挺有意思。我把它完全表达出来。

**孙孟晋:** 你觉得你未来的音乐会回到哪里,会是宗教感吗?

**刘索拉:** 我相信做音乐的人都会相信超自然的能量,因为音乐就是受超自然能量支持的。我们搞音乐的人就是媒体,我们就是一个中介个体,只不过能敏感地把这些声音拿出来给众人。就像我们的音乐会,其实就是某种能量通过我们打到你身上去了,这就是音乐本身。很多声音为什么能够让人一下子感动了一辈子都不会忘?音乐不过就是一个超能量的载体,这解释不了的。

**老五:** 就是相信自己有了就行了。

**刘索拉:** 也就是原始的动力。

\* 对话场地: 衡山合集

